

乾

象

通

鑑

乾象通鑑卷第十六

河間府免解進士李季奉

聖旨編

列舍湏女後論

歲星犯湏女

熒惑犯湏女

鎮星犯湏女

太白犯湏女

辰星犯湏女

客星犯湏女

彗星犯湏女

孛星犯湏女

流星犯湏女

雲氣犯湏女

歲星犯湏女

天文錄曰歲星入女宿則諸侯有賀天子以美女期三十日若九十日留女二十日布帛貴國有女喜嫁娶之事一日穀熟

天文總論曰歲星犯女則外國有進女者主後妃宮中受賜不出百日

陶隱居曰歲星守女則歲多水

荊州占曰歲星番須女二十日布帛大貴

石申曰歲星須女其國饑有喪人多凍死

井德曰歲星犯女國有喜立后太子

却萌曰歲星逆行須女君不務穰極

巫咸曰歲星守女國有女喜

武密曰歲星守女羅貴民有火災

大象旁通曰歲星順度循軌守須女其野女主有婦  
道以正天下若失行逆度犯守須女者後宮失紀綱  
一曰內政大壞

河圖遺書曰歲星不依軌道退行犯守須女者其野  
有廢后

古今星釋曰歲星出怒犯角守須女主后妃匪德以失  
勢亦主天子不親田極

張平子通例曰歲星出觸犯須女太南其國大旱歲饑

犯須女太北其野大水民流亡

晉簡文帝咸安二年正月歲星犯須女占曰為內亂是  
年七月帝崩相溫擅權謀叛殺侍中王坦之溫等內  
亂

熒惑犯須女

天文錄曰熒惑入須女羅貴留女二十日天子受女  
子之變若惑居陽有喜居陰有憂

天文總論曰熒惑入女中布帛貴則天子納美女

武密曰熒惑晉逆行犯守女則大臣憂又曰入女中

皇后死布帛貴民有火災若鎮星守熒惑同在須

女者女主惡之

李淳風曰熒惑守須女皇病宮中多火災

陶隱居曰熒守須女老婦多死布帛大貴

荊州占曰熒惑入須女天子納女

郝萌曰熒惑入留須女五十日不下其國兵出

海中占曰熒惑犯守須女國多祿祥大臣當之

挺佐輔曰熒惑居女陰有憂居女陽有喜

郝萌曰熒惑留女有叛逆者若守女北主大水若逆

行至中復還女千里無稼穡

荊州占曰熒惑守女為政急若色青有女喪宮中女

憂色黑多死色黃白吉

陳卓曰熒惑守女大人不安五穀不登民多疾病  
井德曰熒惑守女王者發布帛集麻貴

巫咸曰熒惑守女有女喪

李佺曰熒惑入須女兵大起

大象旁通曰熒惑逆行失度犯須女者後宮有憂亦  
曰有女子喪若居須女之陽後宮有喜居須女之  
陰宮中有喪一曰貴之惡之

古今星釋曰熒惑逆行犯須女其國有暴貴美人  
亦曰有賤女入天子禁庭又曰火退犯女後宮無主亦

曰內政不修婦道不廢

宋武帝大明五年正月熒惑犯須女占曰女主惡之後  
有大穆皇后崩

鎮星犯須女

天文錄曰鎮星入女天子有喜守女宿則後有喜賤  
者暴貴

天文總曰論鎮星逆行守女色變不明主女不親蚕極  
武彗曰鎮星守陵女則大臣必有變命更改

和萌曰鎮星留舍女中其國益疆以武致天下若逆行  
女色不明為女主不親蠶桑若留女三十日不行



有失地之君五十不下有民留亡

海中占曰鎮守女山水廬舍多壞土功興

石申曰鎮星守女女謁行后專政又曰人相嫉惡有

女喪

李淳風曰鎮星守女多妖以妖言惑衆

大象旁通曰鎮星逆行失度犯須女主后不親蠶採  
以失婦道亦曰國多游女又曰有寡婦敗風教

古今星釋曰鎮星逆行失度不循軌犯守須女三十  
日不下者其國有妖女以害內政亦曰後宮用巫

祀祠禱以求主宰

太白犯須女

天文錄曰太白犯女則布帛貴守女則稼娶之事出入女其國有兵臣有憂

武叅曰太白犯女去一尺而守之女多寡

石申曰太白入女中幸臣與女當有謀兵發於內又曰婦人多寡民災庫藏出金帛

陳卓曰太白犯女布帛貴

海中占曰太白犯女兵起北行一日有嫁娶事

荊州占曰太白犯女天下多寡婦女

井德曰太白守女軍發府藏珍寶出

李淳風曰太白守女有喪若出入守舍女棺木暴貴  
陳卓叙占曰太白經天犯守湏女其國有女喪亦曰女  
主惡之

廣古今占曰太白逆犯湏女因晝見其野宮中廢后  
亦曰賤女奪婦權

晉哀帝興寧元年十月丙戌月奄太白在湏女占曰  
天下靡散一曰災在揚州三年洛陽沒其後栢温傾  
揚州資實北討敗績死亡太半及征袁真淮南殘  
破後慕容暉及符堅來侵境

辰星犯湏女

天文錄曰辰星犯女有水驚繒帛貴

天文總論曰辰星守女其國多嫁娶婚禮之事不爾  
外國來進羨女者久守則后妃夫人有憂也

陶隱居曰辰星乘女萬物不成若守女后妃夫人有憂  
石申曰辰星守女水災布帛貴

李淳風曰辰星守女有赦

古今註曰辰星順守須女期六十日有赦者是也

陳卓曰辰星犯須女國饑民多疾

黃帝曰辰星守女兵起匡當之

和甫曰辰星守女南地數被火守女北地數被水

古今

註曰辰守女陽為而為前守女陰為北  
為使用其陰陽之變以命水火災火之咎

海中占曰辰星守女天下雨水無霽

和萌曰辰星守女妻為主

古今註曰謂逆  
什失度之守也

客星犯須女

天文錄曰客星干犯須女則鄰國有以奇女來進侍  
者妾遷為后守女則南邦獻女妾女暴糴貴客星  
色黃白而出女則吉色青黑凶赤則憂

荊州占曰客星入女有椽娶事綿帛貴

陳卓曰客星守女諸侯有兵江淮路不通一曰糴貴

陶隱居曰客星犯女兵起女人為亂

武容曰客星守女有出者

李淳風曰客星守女宮人有憂貴人有死

晉孝武帝太元二十年九月蓬星如粉絮東南行歷  
須女占曰蓬星見不出三年必有亂臣戮死於市  
是特王國寶交謀朝庭

彗星犯女宿

天文錄曰彗星出女則有水災糴貴監貴

天文總論曰彗星出入女其國有憂王者惡

陶隱居曰彗星行犯女其國有兵起女人為亂

陳卓曰彗星干犯須女鄰國有以奇女來進者

武密曰彗星犯女其邦兵起為亂王者無信若退文所  
所親天下安寧

李淳風曰彗出須女其國有大夫起兵女主為亂將軍  
戰

石申曰彗星出女兵亂良民受禍布帛貴

孛星犯須女

天文錄曰孛星干犯女則鄰國有奇女來進侍者

天文總論曰孛星出入女則其國有憂王者惡之

武密曰孛星犯女其邦兵起女為亂退女所親天下安

寧

石申曰孛星犯女兵亂女子惡

陳卓曰孛星干犯須女有奇女進之遷妾為后

李淳曰孛星出須女有戰之不出三年

晉孝武帝寧康二年正月丁巳有星孛于女占曰為

兵喪至太元元年符堅破涼州虜張天錫

流星犯須女

天文錄曰流星犯入則天子納美女抵犯女則貴女有

下獄者期一百八十日

武審曰流星入女天下納美女流星出女女御有使者

若干犯女有貴女下獄若抵女女主有死期一年



乙巳畧例曰流星黃潤出入女天子納妃為后亦為婦  
禮之喜若流星色黑出入女天下女工死色白後宮  
妾死

晉安帝元興元年四月流星入須女燕地有兵其年東  
朔人反發上谷比平遼西烏桓討之

雲氣犯須女

天文錄曰黃雲入女有嫁女事白氣入女則女多疾  
病黑氣入女多婦人喪赤氣入女婦人多以兵死  
天文總論曰黃雲氣入女則女主有慶賀之事

乾象通鑑卷第四十六

乾象通鑑卷四十七

河間府免解進士李季奉

聖旨編

列舍虛宿前論

虛宿統占

虛宿所主分野度数

虛宿所管星

日蝕虛宿

日暈虛宿

月蝕虛宿

月暈虛宿

月犯虛宿

虛宿統占

傳曰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北方居邑廟堂祭祀禱

祠之事又主死星哭泣

却萌曰虛星不明則天下大旱

井德曰虛星搖動則有井田之法

武密曰虛星體靜而明則天下安寧

陶隱居曰虛星欹斜上下不比則享祀不恭

禮緯稽命曰札得其宜則虛星見主哭泣墳墓

却萌曰將有哭泣墳墓之事占於虛也

石申曰虛星欹斜上下不正即享祀不恭

井德曰虛星動將有喪一日大人當之

古今星釋曰虛二星貴明潤而光澤喜齊明不喜大

小有差若星明潤主天子祭祀之禮得見其宜星暗  
而不明其野有喪葬哭泣之事亦曰大人惡之  
大象步通曰虛星大小不齊而失常色者其國有大  
喪星移徙則天子失祭享之禮亦曰有哭泣事

陳卓叙占曰人君德不通于神明虛星失色主其野  
有哭泣事故星傳言將有哭泣喪葬必占於虛者  
謂此

虛宿所主分野度数

虛二星一十度距南星去極一百三度在赤道外十  
二度

舊經去極一百四度

唐一行測虛去極一百一度

天文錄曰虛宿所主分野屬齊青外國拂林無影木伎并九小國

虛宿所管星

天壘城星在哭星南二度其西星入虛五度

哭星二星在虛南其西星入虛二度

人星在虛北其西南星入虛六度

車府星七星在天津東河中東西列其西頭星入虛

七度壘壁陣星西頭三星入虛七度

日蝕虛宿

天文錄曰蝕日虛戒之在於主市租稅及繒帛器物  
刀劍金玉之臣

天文總論曰日蝕虛其國有憂

武密曰日蝕在虛其邦有喪

大象旁通曰虛宿主冢宰之位及宗廟祭享哭泣  
喪葬之事日蝕在虛其國饑宗廟無粢盛祭  
享失禮

陳卓叙占曰日蝕在虛幾既其國有大喪一曰天子  
哭泣則蝕虛幾既

古今通占曰日蝕在虛從上始者天子有憂亦曰其  
國多哭泣事日蝕在虛從下始者則祭享不恭人臣失  
職日蝕在虛從中始者後宮有喪亦曰人居多哭泣事  
京房外傳曰日蝕在虛京師見四方不見其殃在人居  
亦曰有哭泣事日蝕在虛四方見京師不見其咎  
在臣下主大臣有匿謀以事坐法

河圖遺書曰日蝕在虛在晦不在朔主後宮祭享  
不恭亦曰國多喪葬日蝕在虛在二日不在朔亦  
主後宮有疾又曰有喪葬事

晉安帝永初五年正月庚辰朔日有蝕之在虛八度

正月王者統事之正日也虛空地名也是時鄧太后攝政安帝不得行事俱不得其正名王者位虛故於正月陽不克示象也於陰預乘陽故夷狄並為寇害四邊諸郡皆至虛空

### 日暈虛宿

天文錄曰日暈虛則丞相下獄

古今註曰青白外赤黑大臣下獄

石申曰日暈虛民饑多流亡百姓失業

武密曰日暈虛后妃多死葬

古今註曰日暈內有黑氣後宮多死殺者也

犬象旁通曰日暈毒重內青黃外有黑氣相奄者國

多災也一曰後宮惡之



陳卓叙占曰日暈三重及五重者內青白外赤黃旁有黑氣相奄者國多大饑民人死白骨如山丘

古今通占曰日暈虛開口旁有黑雲氣往來于暈口中主國憂虞亦曰祭享失禮宗廟不安

河圖遺書曰日暈虛七重及十重者其國無君一曰有更王又曰有革政星傳言曰日暈虛十重其國易君

京房外傳曰日暈虛日中有黑子旁有黑雲氣者其國宗廟移徙社稷不安主弱臣疆天下亂

廣古今占曰日暈虛上有冠氣色黃者其國君有毒

慶國得地又曰外國有納土者

月蝕虛宿

天文錄曰月蝕虛主刀劍衣服金玉之臣當有黜者  
李淳風曰月蝕在虛其邦有喪改服

武密曰月蝕在虛劍官有憂

大象旁通曰月蝕虛從上始者後宮有女喪一曰女  
主惡之月蝕虛從下始者掌宗廟祭享之官以  
失職被黜月蝕虛從旁始者國多疾疫民多喪葬  
陳卓叙占曰月在虛蝕幾既其國有被廢后亦曰女  
主當之又曰後宮失賢妃

海上通占曰月在虛蝕幾既天晦不見星其國宗廟

毀一曰人君徙宗廟又曰祭祀失時宗廟改

張平子通例曰月在虛蝕非其月其國有陰謀又曰後

宮有陰謀又曰人君防內變

河圖遺書曰月蝕在虛不在望者

古今註曰不在望謂不在日月相望

之辰也又曰或在十六日或在十四日是也

其國女主失勢一曰後宮多

爭訟又曰賤女入天子禁庭又曰賤女干內政

### 月蝕虛宿

天文錄曰月暈虛有兵謀風起不成

天文總論曰月暈虛宗臣有誅不爾冢宰有黜

陶隱居曰月暈虛兵動民饑天下流民

大象旁通曰月暈虛在暈內有白氣如連環相貫者  
其國家宰有憂一曰有臣被黜者

陳卓叙占曰月暈虛與歲星合者廊廟得賢冢宰又  
曰賢者在高位月暈虛與熒惑合者後宮有兵起  
又曰宗廟災祭享廢月暈虛與鎮星合者大臣被  
斥逐其野民饑月暈虛與太白合者宗廟移其  
野失土亦曰有兵變一曰鉞鉞用月暈虛與辰星  
合者其野大水歲饑民困

陳卓叙占曰月暈虛一重則無他變者期三日有風

兩若暈三重五重者冢宰廢又曰有被黜大臣若月暈虛七重及十重者國棄宗廟災亦曰有內亂

廣古今占曰月暈虛在望其國失賢臣亦曰不賢者在高位月暈虛在上弦曰宗臣有誅不爾冢宰生事月暈虛在下弦曰其野有急兵亦曰宗廟有兵變

河圖遺書曰若兩軍相當月暈虛有風則不戰而解

若暈三重已上天下軍破將死

古今註曰兩軍相當月暈虛三重已

上先舉者有

死將是也

月犯虛宿

天文錄曰月犯虛宿其國有憂有將死月變於虛有土功之事又曰在外軍饑

天文總論曰月犯虛主兵起有陵廟事

河圖帝覽嬉曰月犯虛空邑復起

却萌曰月犯虛其國有憂將軍死若月變於虛有土功事軍在外民饑一曰飛蟲多死

荊州占曰月犯虛宗廟兵動宗社有憂

陳卓叙占曰月逆行犯虛冢宰失位一曰大臣被逐若月奄虛宗臣誅又曰冢宰死

廣古今占曰月行惻到犯虛國多喪葬一曰有陵廟

事又曰起陵寢興土役百姓勞怨天下苦之

大衆旁通曰月入虛倚虛前其野大旱民饑月入虛倚虛後其國大水宗廟毀社稷不安

一行游儀後論曰月乘虛凌奄虛上星其國失賢冢宰一曰賢人在野若月犯虛太南則國憂旱亦曰憂火災月犯虛太東則國憂水犯虛西國有兵變犯虛北則不占

張平子通例曰月逆犯奄虛二星不見者其國有大喪易衣服又曰大人當之

乾象通鑑卷第四十七

乾象通鑑卷第四十八

河間府免解進士李 李奉

聖旨編

列舍虛宿後論

歲星犯虛宿

熒惑犯虛宿

鎮星犯虛宿

太白犯虛宿

辰星犯虛宿

客星犯虛宿

彗星犯虛宿

孛星犯虛宿

流星犯虛宿

雲氣犯虛宿

歲星犯虛宿



天文錄曰歲星入虛則有土功事犯圖乘守虛宰相  
有誅必有德令

天文總論曰歲星經虛其色潤澤則齊地有獻美女  
不爾彼國自納

石申曰歲星守虛昭穆失序民多饑荒若歲星與  
鎮星同守虛為陰陽失序水旱不時

海中占曰歲星犯虛王者改天下民饑

荊州占曰歲星犯乘守虛東民饑暴死處虛南宮

中雨血宰相坐之處虛西其月少雨處虛北不占

海中占曰歲星守虛兵大起

郝萌曰歲星居虛歲亦多水五穀傷一曰將散離土  
卒亡若歲星逆行則簡於祭祀

荊州占曰歲星守虛七日巳上有起宗廟修陵寢事

井德曰歲星失色守虛天王改服

古今註曰失色守虛  
天王改服謂同大喪

改而

武容曰歲星經虛齊國貢美女若歲星番二十日不下  
有立諸侯六十日不下國有死將百日不下改年  
號

李淳風曰歲星守虛君臣離散

大象旁通曰歲星居虛太東而復犯之其國昭穆

失序宗廟有災歲星居虛太南而復犯之其國有  
廢貴女亦曰有被黜相歲星居虛太西而復犯之  
其國有急兵亦曰軍破將死居北則不占

陳卓叙占曰歲星循軌度入虛宿居之久而不去者  
其國得地若色變而居之有自立諸侯

大象旁通曰歲星逆行失度退守虛宿其野有喪  
又曰人君改服

廣古今占曰歲星逆行不循軌度犯虛其國更造宗  
廟一曰新墳墓若凌犯上星則宗廟毀國棄祀

春秋魯襄公二十八年歲星失次淫于玄枵中五度

在虛為蛇乘龍是歲星行虛下龍為壽星宋鄭  
之分野梓慎曰蛇乘龍宋鄭當饑禪龜占曰周王  
及楚子皆卒以虛衝午為張翼周楚之分二人占  
各不同而各有驗

熒惑犯虛宿

天文錄曰熒惑入虛國王有大事大赦天下喜賜諸  
侯守百二十日已上王者盜地將有慶賜爵封者

天文總論曰熒惑犯入虛中七月則齊王憂不爾冢

辛酉

古今註曰未  
嘗來而日入

陶隱居曰熒惑守虛則糴貴

石申曰熒惑守虛旱災女子多厄萬物不成有土功

天子自將兵若入虛中三月齊王死一旬相黜

却萌曰熒惑入虛逐功臣一曰牛車貴

荊州占曰熒惑入虛天下有變諸侯有死者

黃帝占曰熒惑入虛左右恐失火

陳卓曰火在虛南楚地旱在虛西濟南廬江旱在

北遼西旱

井德曰火在虛人民爲災

黃帝曰熒惑守虛大旱穀貴

陳卓曰熒惑犯虛流血滿野

却萌曰熒惑入虛成勿已大人憂戰不勝

李淳風曰熒惑守虛民饑將軍叛

大象彖通曰熒惑入虛宿其國有逐功臣亦曰有被

黜賢冢宰

古今註曰熒惑未嘗來虛而來曰入虛冢宰之位故熒惑入虛有逐相者此也

陳卓叙占曰熒惑犯虛其國流血亦曰有覆軍有死

將

古今註曰熒惑與虛相去七寸曰犯之及十日已上者不有破軍少有死將者此也

晉惠帝永寧二年十一月熒惑闕於虛占曰大兵起破

軍殺將虛齊之分初齊王固定京都因留輔政遂

專傲無君是月成都河間檄長沙王又討之固又

交戰攻焚宮闕固兵敗夷滅

鎮星犯虛宿

天文錄曰鎮星守虛則旱多風粟價貴

天文總論曰鎮星守犯入虛中有救德令行

和萌曰鎮星入虛天下大虛

巫咸曰鎮星入虛有兵災五穀不成

海中占曰鎮星守虛人多不安多杖

音言

和萌曰鎮星守虛大臣欲危宗廟若逆行虛其君  
簡祭祀又曰鎮星未當至虛而至者國有客兵不當

至虛而至者其國有兵

和萌曰鎮星逆行虛者天下諸侯血食盡罷

武密曰鎮星出入守犯虛當有急令者若星行疾當有客兵斧鉞用

石申曰鎮星守虛風雨不時大旱多風米貴

李淳風曰鎮星入虛大人憂天下虛政亂

李佺曰鎮星守虛有客兵不過五日

大象旁通曰鎮星薄虛宿其野有逐相一曰有被黜

大臣亦曰臣下以事失職

古今註曰鎮星與虛之上星兩體相著曰薄星傳以

為鎮星薄虛者

宰位虛者此也

古今星釋曰鎮星襲虛中其野有死大臣亦曰昭穆失

序宗廟無紀綱又曰為死臣為逐相

古今註曰鎮星侵虛中日



龍木珠星傳以為鎮龍

虛中上率位空者此也

### 太白犯虛宿

天文錄曰太白出虛九十日則大赦入虛則天子以正  
誅出入番舍五十日則其國君有小災

天文總論曰太白守犯虛則天下多孤寡

海中占曰太白出虛大臣謀政急

却萌曰太白入虛大臣多就獄者又曰多土功民流  
入番五十日不下其國君有疾犯虛則軍起

荊州占曰太白芒角守虛大臣謀君

武略曰太白犯虛大喪有兵

陶隱居曰太白守虛政急者兵

大象旁通曰太白經天搃虛其國有急兵亦曰無兵兵

起又曰為貴臣以兵叛主為禪將以兵叛大將

古今注曰

太白遇午晝見為經天經天與虛正相觸曰搃故星傳言太白觸虛其下有兵起若經天而觸之單覆將

死者此也

陳卓叙占曰太白逆行會虛下星其國有女喪亦曰宗

廟失祭享

古今註曰太白逆行謂失度與虛下星光輝相連曰會星傳以謂太白逆行會虛女主

惡之者是也

古今星釋曰太白貫虛中其野有廢后亦曰后族失

勢

古今註曰太白西入東出于虛中曰貫故星傳以為全貫虛后族拘者拘執之也

後魏太延二年十月癸巳太白犯虛占曰有兵喪五年  
九月蠕蠕犯塞京師大駭恭宗命長孫道生而  
擊之

辰星犯虛宿

天文錄曰辰星犯虛其邦多水災辰星在虛東春有  
水在虛南夏有水在虛西秋有水在虛北冬有雷  
雨

海中占曰辰星犯虛春旱秋水五穀不成

却萌曰辰星犯虛大水出民無所居

石申曰辰星守虛水災萬物不成

李淳風曰辰星犯虛其邦多水政令急若守虛角動色青臣有欺君者有兵喪於國

古今星釋曰辰星變色凌虛者其野大水災毀城邑溺

人民百姓失業

古今註曰辰星在虛急凌虛上曰凌又失本邑故星以為辰星凌虛無行

千里又曰無行

州邑者此也

大象旁通曰辰星失度與虛會其國有急政亦曰江河

暴決洪水橫流

古今註曰辰星失度逆行與虛宿光曜相連曰會故星傳以為辰星會虛

主大水者此也

### 客星犯虛宿

天文錄曰客星入虛中有大赦期七十日色青黑有吳

泣事赤色糴貴

武密曰客星入虛有井田之法改制之事

李淳風曰客星入虛色白為幣客來者出虛大臣亂  
大兵起其國有喪

詩緯含文嘉曰宮室得禮則虛危有德星應又曰居  
喪以禮則德星見虛危

黃帝占曰客星入虛君使人之諸侯國

石申曰客星守虛兵革動

陶隱居曰客星守虛其分有兵疫若凌犯環繞成鈞

巳國亂有兵

却萌曰客星守虛色青黑有告喪者

李淳風曰客星守虛兵起近期一年遠期二年

武密曰客星守犯虛有哭泣事

陳卓叙占曰客星破虛星其野有亂兵亦曰破軍殺

將又曰有死將

古今註曰客星從虛星中出曰破故星傳以爲客星破虛不利舉事用兵

也者此

大象旁通曰客星貫虛中其國將棄祀一曰為國亡為

內亂

古今註曰客星自西入復東出曰貫故星傳以爲客星貫虛國絕祀者此也

後漢安帝元初三年十一月甲午客星見西方巳亥在

虛却萌曰客星入虛大人當之疆臣在國命在右

族客星在虛為喪為哭泣星占曰近不一年遠期二  
年至建光元年三月癸巳鄧太后崩

晉孝武帝太元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東西南  
歷虛主哭星占曰蓬星見不出三年必有亂臣戮死  
於市是時王國寶交謀朝廷二十一年九月帝崩  
隆安元年王恭等興兵而朝廷殺王國寶王緒

彗星犯虛宿

天文錄曰彗星干犯虛其國凶出虛則天子自將兵  
於野

天文總論曰彗星出入虛有兵起

陳卓曰彗星出虛其國野戰血流

井德曰彗星犯虛其國亡

却萌曰彗星犯虛有哭泣事

荊州占曰彗星犯虛宗廟兵起

武密曰彗星犯虛有兵喪芒炎所指國必亡

陶隱居曰彗星犯虛其分有兵人相殺

李淳風曰彗星犯虛其分有叛臣

大象旁通曰彗星如箒抵虛中其國天子戎服亦曰替

衛兵起又曰天子兵盡行

古今注曰彗星出與虛正相觸曰抵故星傳以爲天

子自特

兵者此也



大象旁通曰彗出薄虛其國相拘亦曰有被黜冢宰

古今註曰彗星出與虛相着曰薄故星傳曰必為彗角薄虛星上宰受刑亦相拘之意拘鞋之也

晉惠帝永康二年四月彗星見虛占曰有兵喪是年齊王囧起兵討趙王倫囧擁兵不朝專權之應

### 孛星犯虛宿

天文錄曰孛星犯虛中有哭泣之事其國憂

天文總論曰孛星出入虛有兵起

武密曰孛星出虛其野大戰流血

李淳風曰孛星出虛其國有叛臣

陳卓叙占曰孛星薄虛其國有內亂大臣竊柄專恣

無君以事坐法

古今註曰：李星與虛宿兩星相着曰薄，故星傳以為李星薄虛，姦臣被誅也。

也。

大象彖通曰：李星龍衣虛宿，其國絕祀。一曰：祭享失禮。

宗廟危

古今註曰：李星相侵虛宿，曰龍衣，故星傳以為李襲虛宿，社稷顛覆者，宗廟危也。

晉孝武寧康二年正月丁巳，星孛於虛，占曰：為兵喪。至太元元年，符堅破涼州虜，張天錫。

流星犯虛宿

天文錄曰：流星入虛中，其分大人有憂，相賊出虛則貴人求醫藥。

天文總論曰：流星入虛，色黃有來受賜者，出虛則有

大臣出使四方者

武密曰流星入虛色青哭泣事色黃白有受賜者天曰流星出虛有重臣出使

海中占曰流星入虛兵聚其下

乙巳畧例曰流星光潤出入虛冢宰有賞賜天子有德令若色黑出入虛冢宰臣死或有黜者

大象旁通曰流星掠虛其國失賢相一曰大臣失職

為內憂為相死

古今註曰流星正與虛相觸曰掠故星傳以為星流掠虛宿冢宰受

刑戮者此也

陳卓叙占曰流星龍襲虛宿變色貫之色青宗廟火

災色黑言國有大水色黃言冢宰受賜一曰為進

秩

古今註曰流星自西入而復東出曰貫日而相侵曰襲故星傳以為星貫流歷上星宗廟有憂因襲

下星上相交辱

者亦是意也

### 雲氣干犯虛宿

天文錄曰蒼氣入虛為哭泣出虛禍除赤氣入虛有  
火災黃白氣入虛天子以喜祀於宗廟出虛享氣  
也

天文總論曰黃雲氣入虛人君有喜慶

和萌曰白氣入虛有客來黑氣入虛有水憂

乾象通鑑卷四十八

乾象通鑑卷第四十九

河間府免解進士李季奉

聖旨編

列舍危宿前論

危宿統占

墳墓四星附

危宿所主分野度數

危宿所管星

日蝕危宿

日暈危宿

月蝕危宿

月暈危宿

月犯危宿

危宿統占

墳墓四星附

傳曰危三星主天府一曰天市主架屋受藏之事

却萌曰將欲蓋屋必占於危其餘所主皆同虛墳墓  
屬危下凡積土大者曰墳小者曰墓所以封榘柳  
也其星主死喪哭泣之事

武密曰墳墓四星主兆域以明族葬之禮以立封之  
度大夫守

石申曰墳墓四星在危下主山陵悲慘事星暗小失  
本位不見即山陵毀敗

星讚曰墳墓四星主悲泣也  
却萌曰危星不明客有誅者

黃帝曰危星卒動不明帝作宮殿有土功

井德曰危星動有架屋事

石申曰危星主宗廟星動或暗天子作宮室有兵事  
陶隱居曰危星主宮室祭祀動而暗天子行宮有土

功事

陳卓叙占曰危宿主天府與天市亦主天子更造宮  
宇及宗廟祭享之事星明潤而光澤則天子德至  
於天祭祀時宗廟固天下和平星暗及變色則其  
國有土功更造事百姓勞怨天下苦之

古今星釋曰危星踈圻則宗社危朝廷顛覆星就  
聚則人君失勢疆臣擅主命星移徙則宗廟毀



又曰宗廟移光淨而數動推其國失大臣亦曰失功  
臣心

河圖遺書曰危三星一星亡則其國有憂二星亡則天  
子興土役更造宮室以侈其心三星俱亡其國將亡

一曰危為宗廟星三星俱亡國將棄祚

古今註曰  
頻度而出

曰見不依時而沒曰亡故星傳以為  
危亡三星異姓方與此亦棄祚之義也

### 危宿所主分野度數

傳曰危三星一十七度距南去極九十八度在赤道  
外七度

舊經距南去極九十七度

唐一行測距南去極九十七度

天文錄曰危宿所主分野屬東蔡平原外國土蕃  
同國東天竺并九小國

危宿所管星

蓋屋星在危南其西星入危九度

虛梁星在危東其西星入危七度半

泣星在危南其西星入危二度半

天錢星其西南星入危一度

墳墓星在危東北其中星入危六度

杵星其南星入危三度

車府星東四星入危六度

滕蛇星西十六星入危八度

土公吏星其東星入危九度

北落師門星在羽林南入危一十二度

天網星在危南入危八度

敗臼星兩相對其頭北星入危五度

壘壁陣中四星入危十三度

羽林星在室壁下壘壁陣南

東西列北第一行西  
六星入危十三度

斧鉞星其西星入危一十六度

日蝕危宿

天文錄曰日蝕危戒之在於主市租稅及繒帛器物  
刀劍金玉之臣

天文總論曰日蝕在危主陵廟摧

武密曰日蝕在危有哭泣事

李淳風曰日蝕在危有大喪君臣改服

陶隱居曰日蝕在危宮殿摧有叛臣天下改作

大象旁通曰危宿主天府及宗廟營造主市租稅  
之官亦主國家陵廟喪葬哭泣之事日蝕在危  
旁有黑氣奄覆者主其國大饑宗廟無菜盛閉

宗廟祭享

陳卓叙占曰日蝕危幾既其野人君有憂亦曰國大  
喪人君當之星傳以為天子哭泣則日在危蝕既  
古今通占曰日蝕危從上始者天子改衣服星傳以  
為日蝕危從上始者君臣並哭日蝕危從下始者  
下謀上臣殺君日蝕危從中始者天子有內憂亦  
曰禁苑有匿謀

河圖遺書曰日蝕危在晦不在朔其下有女喪亦曰  
陵廟營土功日蝕危在二日不在朔其後宮有陰  
謀亦曰喪葬事

一行將儀後論曰日蝕危上有冠氣旁有兩珥者其

國有喜慶事期六十日有納土之臣

漢光武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在危八度  
是時世祖中興天下賊亂未除虛危齊也賊將  
步擁兵據齊上遣伏隆論步許降旋復叛稱王  
至五年乃滅

日暈危宿

天文總論曰日暈危其舛有喪一云其下當有廢立  
大象旁通曰日暈危再重日中復有黑子者其下有  
走君一曰有亡國

陳卓叙占曰日暈危五重及七重者其國有喪亦曰

陵廟興工役又曰日暈危十重者大人當之又曰  
君臣易服也

廣古今占曰日暈危開口者期三日有大風發屋瓦  
拔巨木若彗有黑雲氣往來于暈口者其野有急  
令亦曰有內變天子當出德令以解之

河圖遺書曰日暈危復有白虹貫暈者其國有死君  
為亡地為宗廟毀為陵寢摧為內亂為兵喪為臣  
弑君為下謀上

月蝕危宿

天文總論曰月蝕危其分有兵喪不爾大臣憂

李淳風曰月蝕居危刀劍官憂衣服金玉之人以失職被黜

武密曰月在危蝕大臣薨

陶隱居曰月蝕危宮殿摧大臣叛

大象彖通曰月在危蝕其國多風雨五穀傷

陳卓叙占曰月蝕危幾既其國後宮有憂亦曰後宮有匿謀又曰有廢后

河圖遺書曰月蝕在危陵寢崩摧一曰爲更造寢廟又曰爲土功民勞怨

古今通占曰月蝕在危從上始者主女喪月蝕危從



下始者國多營造下民苦土功從旁始者宮殿  
多驚憂亦曰從宮多忿爭

海上通占曰月蝕危既不見星晦暝至旦者其國有  
陰謀亦曰臣下有叛謀

一行游儀後論曰月在危蝕非其月其國失祿一  
曰為棄祀為絕嗣

張平子通例曰月蝕在危不在望者其國女主失  
勢亦曰為廢嫡為立庶又曰為賤女專內政為  
賤妾入禁庭

月暈危宿

天文總論曰月暈危有兵一曰軍敗

武密曰月暈危先用軍者必敗

陶隱曰月暈危人多病死

却萌曰月暈危民去其室

大象彖通曰月暈危暈內有黑氣如獸狀如吞

嗜者其國多營造宮宇亦曰女工興民勞怨

陳卓叙中曰月暈危與歲星合者朝廷多慶事

亦曰掌衣服金玉之官受賞賚月暈危與熒惑

合者其國多女喪亦曰後宮有哭泣事月暈危

鎮星合其國多土功亦曰民苦土役月暈危與太白

合者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月暈危與辰星合者天  
下大水亦曰斧鉞用

張平子通例曰月暈危一星至三重者別無它變又  
期三日有風雨亦曰月內陰不見月若暈危五重  
至十重者其國有廢后

河圖遺書曰月暈危在上弦日其國有喪葬事  
月暈危在下弦日其野有內亂亦曰有急兵起  
天子庭

月犯危宿

天文錄曰月犯危其國有憂軍將死月行入若犯危有哭泣事

天文總論曰月守犯危大國憂

石申曰月入危中宮殿陷大臣逆

却萌曰月行入危有有哭泣事又曰將軍死一曰民  
多死

河圖帝覽嬉曰月犯危治樓臺屋宇者多

陶隱居曰月入危天下亂來年大饑

武審曰月犯危有大喪天下改服又曰月在危有變  
將有哭泣死喪墳墓動衆之事

石申曰月犯危來年米貴民饑兵亂

陳卓叙占曰月行側道犯危主天子多營造事一曰

土功興民苦役

廣古今占曰月逆行犯守危其國多內憂亦曰臣下有陰謀

大象旁通曰月入危中其下多凶亦曰為哭泣為

死亡

古今註日月逆行入危中星傳以為未當至而至者謂之月入危中國事多凶者此也

河圖遺書曰月入危倚危前為廢嫡倚危後為立庶亦曰倚前則為早倚後則為水

一行游儀後論曰月逆行犯危太南其國多土功百姓苦役為亂月逆行犯危太北其國有陰謀亦曰臣下叛亂

晉穆帝升平五年正月月犯危占曰有大喪至五月  
穆帝崩

乾象通鑑卷第四十九

乾象通鑑卷第五十

河間府免解進士李季奉

聖旨編

列舍危宿後論

歲星犯危宿

熒惑犯危宿

鎮星犯危宿

太白犯危宿

辰星犯危宿

客星犯危宿

彗星犯危宿

孛星犯危宿

流星犯危宿

雲氣犯危宿

歲星犯危宿



天文錄曰歲星入危三月有受爵土者犯危民多土功  
若有哭泣事守危則有兵起憂

天文總論曰歲星犯危天雨血

武密曰歲星舍危多盜賊人民相惡

晉天文志曰歲星犯危有兵一曰危齊也守危徃後  
煩多下民厲竭

却萌曰歲星入危政在臣下人君內弱

荊州占曰歲星入危三月以上有受爵土者

井德曰歲星犯守危諸侯天子更宮室民多土功有  
哭泣事

石申曰歲星守危其國兵起

巫咸曰歲星守危徃役煩賦歛衆下屈竭莫能供一  
曰多盜賊人民相惡

荊州占曰歲星守危七日巳上去之四尺王者治宗

廟高宮闕

石申曰歲星守危祠祭不恭主哭泣事更造宮室  
人勞土功

大象旁通曰歲星居危大南而復逆之其國簡宗  
廟祭享之禮不恭鬼神宗廟將傾歲星居危太  
東其國有廢立事居危太西其國臣下叛亂欲覆宗

杜居北則不占

陳卓叙占曰歲星循軌不失常色居危守之久而不  
去者其國益地人君有喜慶事若变色失行去  
東之西則西國勝去西之東則東國勝南北亦然  
張平子通例曰歲星盈而與危會其國有喜亦曰人

君得地若兩軍相當為主者勝

古今註曰越會  
曰盈二星光耀相逆

之謂會歲星越舍與危會所宿國有喜兩軍為主者勝故星傳言未盈而會危其下益地也

若歲

星縮而與危會其國有憂亦曰人君失地若兩

軍相當為客者勝

古今註曰退舍之謂縮二宿光  
耀相連之謂會歲星退舍與危

會所宿國有憂兩軍相當為客者

勝故星傳言未縮而會危下亡地

晉惠帝永寧元年四月歲星守危占曰齊分有兵  
饑徃役二年齊王冏定京都因留輔政遂專傲無  
君是月成都河間檄長沙王又討之冏入交戰攻楚  
宮關固兵敗夷滅太安二年成都又攻長沙於是公  
私饑民勞困

熒惑犯危宿

天文錄曰熒惑是危中三月齊王死入旬相死干犯  
出入越亡地若入留守三十日若九十日東方有兵  
起歲旱不熟糴貴

天文總論曰熒惑犯守危有大赦守下星大臣死守

中星諸侯亡

武密曰熒惑舍危天子賜諸侯又曰熒惑出入留舍危其國繕城郭而兵起一曰大臣亂

石申曰熒惑守危人多疾兵動久守不去近臣叛李淳風曰熒惑守危諸侯謀叛若守上星為人民死守中星諸侯死守下星大臣死期一百八十日

却萌曰熒惑入危天下有更變之令又曰入天府天子治府事

巫咸曰熒惑留危羣臣不恭祭祀

井德曰熒惑守危大國有憂人民為變天下大疫

海中占曰熒惑守危春旱秋澇

陳卓曰熒惑守危宮中多火災

李佺曰熒惑入危兵起

大象旁通曰熒惑龍衣危中星其國有自立諸侯一

曰諸侯叛亡

古今註曰熒惑侵危中星謂之龍衣故星傳以為火龍衣危中善臣叛由此也

陳卓叙占曰熒惑逆犯危抵危上星其國君受制于

彊臣抵危下星有逐相一曰大臣受辱主諸侯亡

亦曰藩臣死

古今註曰熒惑與危正相輝曰抵各以其所抵之星占之故星傳以為火抵於

危諸侯勞  
權者此也

大象旁通曰熒惑行盈而貫危其國有死喪亦曰有

更造陵寢之事若行縮而貫危其國有女喪亦曰

有哭泣事

古今註曰災感自西越舍而入復來出于危曰貫故星傳以為火盈貫危國有男喪

者北也災感自西退舍而入復東出於危曰貫故星傳以為火縮貫危國有女喪者是也

### 鎮星犯危宿

天文錄曰鎮星守危則旱五穀不實民多疾有土功事犯危其分大戰逆行危則齋戒不謹

天文總論曰鎮星守犯危五日已上天子畋獵

却萌曰鎮星出入留舍危其國破必有憂及流亡

者未當至而至者其國有客兵至五日而不去者其

國用兵

陳卓曰鎮星犯守危其國大戰工匠用

井德曰鎮星犯守危皇后憂兵喪並起

陶隱居曰鎮星守危祠祀不恭有哭泣事天子更  
造宮室人勞土功

石申曰鎮星守危有土功旱災兵起

武密曰鎮星入危大亂賊臣起若出入留舍危其  
國亡地必着流血文曰鎮星守危天子弋獵天下

儉兵水並起一曰鎮星守墳墓人主哭泣之聲

大象旁通曰鎮星逆行失度犯危其國興土功一

曰重徭役天下民勞爲亂

古今註曰鎮星逆行失度相去七寸曰犯故星



傳以為土逆犯危則工  
匠用百姓叛土者此也

河圖遺書曰鎮星失常入危中其野寢廟崩宗廟

毀人君防內變

古今註曰鎮星失常色未嘗來而  
來曰入故星傳曰以為土入危中

其國特空  
者是也

張平子通例曰鎮星行盈而凌危中星其國有大

臣叛一曰臣下有陰謀若鎮星行縮而凌危中星

諸侯死亦曰大臣失勢又曰大臣被斥逐

古今註曰  
鎮星在危

下則越本度而上乘中星者謂之盈凌故星傳以為  
土盈危中星其下有陰謀者此也鎮星在危上則退本  
度而下乘危中星者謂之縮故星傳  
以為土縮凌危中星大臣被黜者此也

太白犯危宿

天文錄曰太白犯危有兵起出入留舍天下有急事  
兵且大起加於齊國守危則旱多火災民有癘  
疽之疾

天文總論曰太白守危一尺內則諸侯無忠者以言  
相謗有黜

却萌曰太白守犯危大臣謀主政急若太白與危關  
不出其年有叛臣

巫咸曰太白犯危無兵起有兵兵罷五穀不成多  
火災

石申曰太白守危將軍有憂

陶隱居曰太白守危兵罷將軍有喜

武密曰太白守危去之一尺諸侯無忠以讒言相諉或有黜者

李淳風曰太白犯守危天下有急事兵起國憂有兵加齊分

李佺曰太白守危兵起其下

大象旁通曰太白經天會危中星其國有女喪亦曰

爲內憂爲後宮改服

古今註曰太白過午晝見曰經天與危尤耀相連曰會改

星傳以爲金經天而會危其野有女喪者此也

陳卓曰太白逆行掩危其國有急兵亦曰無兵兵起

人君憂兵

古今註曰太白逆行與危正相觸曰抵故星傳以為金抵于危兵故不回者此也

張平子通例占曰太白逆行盈而薄危其國有大將

以兵叛主又曰兵潰殺主將若太白行縮而薄危

其野有死君有改主亦曰為革政

古今註曰太白越舍與危兩株相着

若謂行盈而薄危故星傳以為金盈薄危故下謀上者是也太白退舍與危兩株相着故謂行縮而薄危故星傳以為金縮薄危其下有易君者此也

### 辰星犯危宿

天文錄曰辰犯危女姦臣有謀守危多水災糴貴

天文總論曰辰星為危其分有喪大臣戮久守則皇

后憂疾

荆州占曰辰星犯乘守危天下亂

井德曰辰星守犯危大臣被刑法官有憂其國多

災

却萌曰辰星守犯危其國破

石申曰辰星守危臣下謀叛水災

陶隱居曰辰星守危下臣謀亂法官有憂

武密曰辰星守危皇后憂疾兵喪並起

大象彙通曰辰星貫危陸地行舟

古今註曰辰星自西入而復東出曰

貫故星傳以為水貫危高阜摧以言其水崩之也

陳卓叙占曰辰星凌危中其國多水災又曰奎甕生魚

河圖遺書曰辰星變色抵危者其野有兵喪國饑民

困

古今星釋曰辰星奄危中星其下有哭泣事亦曰民  
苦土役為亂一曰百姓有離心

客星犯危宿

天文錄曰客星入危有土功守危則諸侯有憂

天文總論曰客星出危多雨水五穀不登

荊州占曰客星守危王侯有薨者一曰王者起宮室  
有土功

却萌曰客星入危三日有赦

陶隱居曰客星守危有立王侯

石申曰客星守危國敗米貴饑荒

李淳風曰客星犯危有哭泣事一曰多雨水五穀不收若入危有土功王者築宮室不出一年

大象旁通曰客星大如五升器凌危上星者其野有自立諸侯凌中星天子興土功營造宮宇凌

下星後宮有廢后亦曰有廢嫡立庶事

古今註曰客星在危下忽

乘危上星曰凌故星傳以為客星凌危其間不寧者此也

陳卓叙占曰客星變色赤有芒角抵危其下有覆軍死將亦曰西軍相當不利先舉者

張平子通例曰客星破危中星其國兵摧亦曰不利

舉事用兵

古今註曰客星從危中星中出是謂破危故星傳以為客破危星威權者此也

魏明年景初二年十月客星見危占曰有兵喪至三年正月帝崩齊王芳改元正始至二年五月吳將朱然圍襄陽全綜掠淮南遣司馬懿率衆去之

彗星犯危宿

天文錄曰彗星出危羅貴有大水犯危其國有叛臣兵起大將出軍

石申曰彗星干犯危其下有叛臣

陶隱居曰彗星犯危其國數兵起



李淳風曰彗星出危將軍出國易政大水民饑期三

年

大象彖通曰彗星如掃帚危其國有更主一曰除舊實新亦更主之象也

陳卓叙占曰彗星出危中可丈所芒奄上星不見其野破軍殺將一曰為亡地為屠城

張平子通例曰彗星指危中其國多更造一曰以土功失民心又曰百姓苦役為亂

晉惠帝永寧元年四月彗星守危占曰齊分當有兵徃役羣臣相殺至明年齊王反京都河間檄長沙

王人交戰攻焚宮闕並敗亡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十一月癸未彗星出于危占曰  
大臣死其後魯公虞庚則伏法

李星犯危宿

天文錄曰李星干犯危其國有叛者兵起大將軍出  
武密曰李星犯危其國有叛者

石申曰李星犯危國叛兵起

古今星釋曰李星守危上星其國有急兵亦曰天子  
憂兵

陳卓叙占曰李星抵危後宮有憂亦曰宮中有哭

泣事亦曰陵廟營土功

張平子通例曰孛星犯危其國有叛臣亦曰有陰謀

流星犯危宿

天文總論曰流星入危其下不安下欲謀上不出半

年

李淳風曰流星犯危祭祀事動春夏犯水災溝洫浚

秋冬犯口舌大起

武睿曰流星入危下謀上若抵危比狄交兵

陶隱居曰流星抵危天下不安

乙巳略例占曰流星黃潤出入危天下人民安五穀孰

土功興若流星黑出入危天下太廟及祖陵有水  
事一曰大臣災

大象旁通曰流星抵觸危其國暴兵起亦曰外姦  
入國境又曰姦使來所之野各以其色占之色黑言  
憂色青言貸粟色黃姦謀不成色赤言急兵色  
白言報喪

雲氣干犯危宿

天文總論曰蒼白雲氣入危有土功蓋屋大造宮室  
之事青雲氣入危國有憂黑氣出危下有水災  
不爾哭泣赤氣出危有火災黃雲氣出入危國有

喜白雲氣有兵

李淳風曰蒼赤若白雲入危有土功蓋屋事若蒼  
氣入危國有憂損屋事

武家曰蒼氣入危有損屋事黑氣入危有喪事赤  
氣出危以火發屋白氣出危有憂事